

草巷口的草行

□ 姚维儒

汪曾祺于1994年10月17日写了散文《草巷口》，并首发在家乡的《高邮日报》。草巷口，与汪曾祺故居仅一街之隔。

过去，这里居民常用的燃料不是煤，而是柴草。每户人家都会砌个锅灶，平常煮饭、炒菜、烧开水都是烧芦柴草。麦收和秋收后，农民用船将稻草和麦秸运到这里卖。一到冬闲，东北乡农民就纷纷到草荡里割芦柴草，然后用农船运到高邮城，大淖河一溜边上百条草船，蔚然壮观。这么多的柴草资源，自然就催生了草行这个行业，买与卖可通过草行来交易。草行经常整船收购农民的柴草，大淖河边一座座草垛拔地而起，犹如一道特别的风景线。当然，许多居民经常不通过草行，直接到岸边和草船上的人讨价还价。讲好价钱后，卖草的即把草用扁担挑到买草的人家，过了秤，直接送到堆草的屋里。从大淖往各家送草，都要经过一条巷子，因此这条巷子就叫做草巷口。

给汪曾祺家买草过秤的是一个本家叔叔汪抡元。他用一杆很大的秤约了重量，用一张草纸记上“苏州码子”。汪曾祺是从抡元二叔的“草纸账”上才认识苏州码子的。现在大家都用阿拉伯数字，有多少人还认识苏州码子？

草巷口在东大街算是比较宽的巷子，也比较长，像普通的巷子一样，都是砖铺的地面。汪曾祺在该文中写道：“但有一点和别的巷子不同，是巷口嵌了一个相当大的旧麻石磨盘……磨盘的东边是一家油面店，西边是一

个烟店。严格说，‘草巷口’应该指的是油面店和烟店之间，即麻石磨盘所在处的‘口’，但是大家把由此往北，直到大淖一带都叫做‘草巷口’。”草巷口，它不光是巷名，与中市口、北市口和新巷口一样，是区域性地名，涵盖了草巷口和大淖一带。汪曾祺过去在家乡的活动范围，可以说就是以东大街的草巷口麻石磨盘为圆心，以他的涉足范围为半径，波及范围并不大。草巷口再向北，最远就是他随祖父到过的三圣庵。

汪曾祺在这篇文章中写了大小七家商店，分别是油面店、烟店、茶炉子、澡堂子、卖香烛的、碾坊和酱园。他不但津津有味地写出了七家商店的各自特色，还以其特有的白描手法，勾勒出令人难忘的的人物形象，让读者能闻得到当地的烟火气味。汪曾祺在文章中继续写道：“再往北还零零落落有几户人家。这几户人家都是干什么的，我就知道了，我很少到那边去。”再往北几户人家的女人每天打芦茳，她们盘腿坐着，压过的芦苇片在她们的手指间跳动着、延展着，一会儿的工夫就能织出一片。再往北还有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，再向北走地势突然高了起来，叫荸荠埂。这里有个普铜塔，该塔在民国二十年那年被毁。普铜塔实际上是个尼姑庵，常年住着几个尼姑，香火还算旺盛。汪曾祺很少走到那边去。

草巷口的草行，规模最大的当数毛德隆草行。毛德隆家院子大、房子多，卖草的农民上街卖草，都在他家打地铺。毛德隆系三郎庙人士，他有两

个儿子、两个女儿，儿子分别叫毛开武和毛开文，大女儿毛开玉嫁给源泰炕房余老五的儿子俞松林。毛德隆草行南面是谢焕章草行，老板谢焕章的父亲人称谢老五。毛德隆草行的北边是谈立国草行。毛德隆二女婿张长高，后来也开了个润昌草行。

傍晚时分，草巷口一带异常热闹，开往高邮城的帮船这时都先后到达大淖。草巷口的店家都大声吆喝，招徕顾客，大小饭店挤满了人。卖草的乡下人难得上街，怀里揣着卖草的钱，岂能不潇洒一把。

乡下人挑草上街去卖，一路上总要撒下一些。在草巷口一带总会看到一些八九岁、十来岁的伢子，手拿一只竹篮子，不时地在地上匍草。他们大都是住在大淖附近穷苦人家的孩子，家长没有能力供他们上学。为了生计，他们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匍草，家里三顿饭的烧草都要靠他们匍呢。这些人因房屋简陋且小，都不盘灶，用的是黄泥做的“锅腔子”。有的伢子一边匍草，一边趁挑草的不在意时，从后面猛力拽上一大把。等乡下人撂下担子叫骂，他们早就没影子了。

除了草巷口的四家草行，高邮御马头屈昭华也开了一家草行，专门经营界首、宝应白马庙和华家滩芦苇荡的大柴，专门用于打芦茳。石工头也有一家草行，老板姓乔，专门经营新民滩、王港芦苇荡的柴草。此处的芦柴俗称钢芦材，质地坚硬，根茎泛红，特别熬火，这种钢芦柴也是打旺盛的好材料。

草巷口是汪曾祺魂牵梦萦的一个地方，这里的故事太多，《卖眼镜的宝应人》《鸡鸭名家》《名士与狐仙》《徙》《三圣庵》《茶干》《异秉》《大淖记事》等小说的素材都出于此。汪曾祺用他的笔向世人展示了这里的无限风光和市俗风情。

44年前的团干培训班

□ 王鸿

内。党校我十分熟悉，我家曾在此居住过，父亲当时就在党校工作。

那次培训班的规模是比较大的，对象为各公社团委书记、县直各系统团委书记以及所属的部分团支部书记。团县委对举办培训班非常重视，团县委书记、副书记和各部部长都全程参加了。培训班为期两天，采用在大礼堂集中授课和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。

培训班由团县委书记周学英作动员讲话，团县委副书记杨桂兰作培训小结。集中授课前，都由团县委青农部部长詹刚教唱歌曲，有《青春啊！青春》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等，气氛非常活跃，呈现出

新时期团干部朝气蓬勃、生动活泼的精神风貌。分组讨论时，我和熊方绎分在工业局团委这一组。在这一组中，我当时年龄算小的。王文林、闵宇、熊方绎等年龄长我几岁，又是老团干，经验丰富。讨论时我认真地听他们发言，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。熊方绎南京口音，说话不紧不慢、很有条理，待人谦和，极易相处。我和他非常谈得拢，从此结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培训班结束的当天下午，化肥厂团委书记王文林提议，晚上就在讨论室搞一个小组聚餐。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我的肩上，赶紧与党校食堂联系。

培训班时间虽短，但对适应新形势要求、做好共青团工作、努力提高能力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时光流逝。44年过去了，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，都成60多岁的老人了。愿我们人老心不老。

析，他错把10元一列，抽了100元一列，100元付成1000元。下班后小s和老x经多方查找，获知了朱姓储户的家庭地址，急忙赶去。

2003年取消多年来的农业税，2004年千家万户农民手中多了一本粮食直补存折。直补阳历年底发放，农户大多阴（农）历年底去银行取钱。无论多少钱，无论缺钱不缺钱，农户都会把钱取出来。每至农历年底，银行营业大厅内，仿佛是农贸集市，人头攒动。一日将近营业终了，大厅内还剩几位农户，一农户高声询问：“我的钱呢？”营业员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王兵兵。”“王兵兵早付走了，467元。只有一个王兵的在这里。”叫王兵兵时他没注意，显然王兵把王兵兵的钱拿走了。营业员让王兵兵先回家，明天来取钱。下班后，营业员与小s带了王兵的钱和取款凭证，赶到王兵家。王兵夫妇坐在桌边，桌面上放了几盘小菜、一瓶酒，正准备开喝。看见银行的工作人员，王兵尴尬地动了一下身子，脸上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。“王老板，你钱拿错了，这是你的123元。”营业员说。“不是我要拿的，他们叫我拿的。”王兵似乎有点委屈地接过钱，又从上衣口袋掏出467元。

当时明月在

□ 张玉明

古人对月亮情有独钟、一往情深，有诗为证。古人咏月的诗词，灿若星辰，不胜枚举。有统计资料显示，仅《全唐诗》和《全宋词》中，带“月”的诗词就有16044首，占到总量的四分之一。诗仙李白的上千首诗词中，涉月的竟达400多首。流传甚广的诗歌启蒙读本《唐诗三百首》中，与月有关的诗也有81首。古人写月亮的诗，无论数量或质量，都可谓登峰造极、叹为观止。这不免让今天的我们心生妒嫉，怀疑古人的月亮是不是更亮、更圆？

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远古走来。在发明火之前，人类的夜晚只能依赖天上的月光和星光。而在无星无月或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人类只能蛰伏在黑暗的山洞、草丛或树林里，在恐惧中等待天明。月是长夜里的灯，更是古人心中的神。火的发明，使夜晚有了灯火，有了光亮。但人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也只能用油灯、蜡烛来照明。如豆似萤的油灯和蜡烛，也不是所有人都点得起的。即使富裕人家，也仅限于室内，室外依然是月的天下。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。”就连皇城帝都，夜晚也不能灯火通明，也得依靠天上的一轮明月照亮。千家万户，平民百姓，更是要乘着月色，捣衣浆洗，忙碌家务。

诗人多是贫困户，自然点不起油灯和蜡烛。没有灯的夜晚，什么事也做不成。村上的人都睡了，家人也早早地睡了，唯有诗人睡不着，在月下独坐或徘徊。星汉灿烂，月光皎洁，对月凝望，思绪飘飞。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”躺在床上，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看着窗外的月光，“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”诗人与月亮长时间独处相对，难免日久生情，自然会有灵感迸发。许多奇思妙想，许多连珠妙语，就会如泉水喷涌而出。

长夜漫漫，诗人有大把的时间，一遍遍地反复推敲，字斟句酌，努力将诗句打磨得圆润光滑、千金难易。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根须。”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”古人的咏月诗，可谓字字珠玑、句句好辞，篇篇经典。穿越千年时空，任凭风吹雨打、雪压霜侵，依旧光彩夺目、熠熠生辉，犹如当空皓月，万众仰看，世代膜拜。

电的发明，打破了夜晚的宁静，转移了人们的视线，也是今月失宠的最主要原因。电的横空出世，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接踵而至的电灯、电话、电影、电视、电脑、手机，这些勾人魂魄、令人着迷的幽灵或妖魔纷纷出笼，惹得人心旌摇曳、芳心荡漾。人类再也不能把持自我，再也无暇仰看天上的明月，再也不能安心月下的吟哦。月亮从此没有了“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”的风光和魅力，惨遭夺爱。

现代交通发达是今月失宠的另一个原因。古人出远门，只能步行、坐马车、乘船，最快也就是骑马。进一趟京城赶考，路近的走一两个月，路远的要大半年，甚至一年。出门在外，做官、经商、访亲、游历，千山万水，难去难回，往来一趟极不容易，以至长年漂泊在外，甚

至老死异乡，也不能团聚再见。日思夜想，无法排遣，只能对着天上的一轮明月，倾诉衷肠，寄托相思。“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”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思亲思乡之情萦绕心头，久久不能放下释怀，只好遥寄明月，化作诗文，感动天地。

今人交通快捷，天涯海角、大洋彼岸、地球一极、宇宙太空，也不过是方寸之遥、咫尺之远。一趟高铁，一张机票，一次发射，便可朝发夕至。一个小长假，便可周游世界。加上电信业的飞速发展，更是拉近了空间距离。想了，一个短信，即可问候。念了，一个电话，立马听声；一个视频，瞬间见面。比到邻村走亲戚还方便，比到隔壁邻居家串门更容易。今人不再有别离之痛，不再有思念之苦，甚至连书信都省得写了，更无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缠绵诗情。

今月失宠的再一个原因，就是月亮的身世之谜大白于天下。古人对月不了解，相隔十万八千里，终究只能隔空相望，而不能亲临现场，实地勘察，眼见为实。只能凭空想象月亮的许多好，许多美。想当然地以为，月上有琼楼玉宇，有嫦娥玉兔，有吴刚桂树。其实月上什么也没有，只有砂砾遍地，比沙漠戈壁更荒凉。有阳光照射的地方，温度高达100多度；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，温度会降到零下100多度。不仅高处不胜寒，更是高处不胜热。月亮上没有大气，也没有空气、氧气，生命根本无法存活。没有草木虫鱼，没有飞禽走兽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。没有蓝天白云，没有风霜雨雪，也没有河流、冰川、湖泊和海洋。

古人以为月亮会发光，其实根本不会，完全是一种错觉。月亮的光是从太阳那里借来的，是反射了太阳的光。被太阳照射到的部分是明亮的，没有照射到的部分则是黑暗的。

古人还以为月亮会像人一样有感情。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”也不是这么回事。月球每次被太阳照到的都是半个球体，当月亮把完全明亮的一面正对着地球上时，我们看到的便是十五的望月，又称满月；当把侧面对着地球时，就是大小不等的弦月。当它把没有被照亮的一面正对地球时，便是农历每月初一的朔月，又称新月。新月我们是看不见的，但它依然在我们的头顶上缓缓运行。而它的背面则是完全明亮的。

1969年7月20日，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乘坐“阿波罗号”宇宙飞船踏上了月球表面，代表人类到月球上一看究竟，证实上述所言不虛。月亮之上，果然是一片死寂，确实是寸草不生的一片废墟，根本不是神仙居所，也没有神仙。这让我们大失所望，从此心灰意冷，兴趣骤减，再也激发不起浪漫诗情。

当时明月在。一轮明月高挂，曾照古人，也照今人。明月亘古未变，变的只是月下的人。我们应当关掉电视，离开电脑，放下手机，独自走到月下，与月深情凝视，与月重归于好。让激情重新燃烧，让诗歌再度飞扬，让明月更圆。